

忆父亲二三事

彭学楷

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5个年头了,但父亲的音容笑貌、为人处世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,且记忆犹新。

父亲年轻时由姑父提携,赴上海学生意。从偏僻的小山村来到灯红酒绿的大上海,踌躇满志的父亲,决意干一番大事业,谁料天有不测风云,卢沟桥事变,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1937年8月,日机数日对上海狂轰滥炸,父亲几经死里逃生,后来只得与其姑父一家乘木帆船数日颠簸回到家乡。打我们懂事起,父亲每每谈及此次大逃难,时而泣不成声,时而义愤填膺,最后总愤慨地说:日本侵略者毛兮毛。

父亲回到家乡后,即随父学医,且自学不辍,上世纪50年代初主持创建鹿木乡卫生院,因人生多次挫折及劳累,中年即患严重的内耳眩晕病,时发眩晕,一旦发作不能自制,痛苦难挡,平时每天凭药物勉强控制。但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,不管刮风下雨,严寒酷暑,白天夜间,只要病家上门求诊,几乎没有一次推卸出诊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他服务于鹿木乡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调任潮基乡卫生院工作。上街村西有一古石桥(无护栏,现仍在)是各村

往来的必经之道,父亲患有眩晕病,但求诊者络绎不绝,每经上街村石桥,父亲不得不对患者家属说:我旋兮旋,你搀扶着我才能过桥。现潮基村民每当回忆起我父亲由病家搀扶过桥而出诊的场面,仍感慨万千。不知是否因劳力、劳心而致中年即现白发,到了晚年,父亲的头发愈益雪白,湖岭、陶山、马屿一带的百姓尊称我父亲为“白头发”老先生。

自1979年,父亲退休在家后,仍为患者诊疗不辍。在88岁高龄时,他不慎摔倒,呼吸疼痛,被诊断为肋骨骨折,经治疗3个月几近痊愈,不幸的是他再次摔倒,多日卧床不起,诱发褥疮,从他面部表情知道他疼痛难挡。在他神志还十分清醒的最后日子里,我问父亲,你痛不痛?父亲说:痛兮痛!那你为何不吭一声?父亲说:我强忍着,不然的话,让你们做子女的揪心啊!父亲终不幸与世长辞,享年89岁。

在我们子女心目中,父亲一生没有与人红过脸动过手,在人前说别人的好处,在背后也没有说别人的短处,对我们5个子女的教育也是谆谆善诱,从来没有打过没有骂过。作为父亲的子女,我们感到骄傲与自豪。谨以此文献给九泉之下的父亲,而寄托我们的哀思。

再游西湖

孙华峰



暮春时节,我来到人间天堂杭州过生日。这次我去西湖,不若以往走马观花式地完成游览所有景区的任务,而是多了一份情调,正如怀春的姑娘邂逅心上郎,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。

抵达西湖已是夜幕降临,独自一人行游湖畔,置身于沉静的夜色中,悠闲地欣赏她的美。我默默无语,但始终掩饰不住那撩动的心思。春意涌动之时,看着人们或散步,或慢跑,或骑行环绕于湖边,微风吹拂,身旁一对小情侣骑着双人自行车穿过我身旁,发出欢笑声,多么纯真,又那么简单自然,顿时触动我三十多岁不再稚嫩的心弦,我欲揽住流失的浪漫情怀,抒发些许沉淀已久的情感。

此时我已走近白堤断桥边,史诗般古老的爱情故事仍为世人所传唱,稍带些许敬畏,但现代人真挚的爱情故事不也照样流传,且亟待新人来谱写。

西湖的美需要细细品尝,就像是一杯甘醇的美酒,轻闻其香,浅酌于唇齿之间,细品微荡于心的韵味,那么她的美便是一览无遗,美不胜收。

夜游西子湖畔,湖面时而平静,时而涟漪荡漾,湖风轻抚我的脸庞,深呼吸所有关于西湖的美好画面全都浮现在我的脑海,真有湖风吹得游客醉的美感,我已深深体会到了西湖夜色朦胧之美,真当不虚此行。

当晚入住的酒店离竹素园一步之遥,次日天微微亮,漫步园林,清新的空气、婉转的鸟啼、满眼的绿色,让人流连忘返。穿过园林能直接看到苏堤长廊,我被湖面一角给吸引了。一艘画舫停在湖面,旁边铺满荷叶,碧绿的叶子似玉盘般装满晶莹剔透的露珠,露珠借助早霞发出莹光,甚是美妙。这一刻,唯有浪漫一词才适用,此时开朗的情怀,不正是我来西湖所要得到的吗?清流与碧鲜,安肯为君妍,铺洒再多华美的词藻也无法形容你的美。

我钟情妖娆艳丽的西湖夜色,那儿不缺迷人醉人的春色,宁静中带着绚丽,我更喜爱生机勃勃的西湖晨光,春风吹拂的满江绿水洒满灿烂,明月与阳光同样一样照亮着我的心,这便是我今次游西湖所理解到的美。西湖之美,让我淡泊、宁静、思考与感慨



也说童年

周薇薇

一次,让学生写作文《回忆我的童年》,没想到,他们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:没什么好回忆的!居然是那么整齐,比任何一次的集体回答都要整齐多了。

我无法理解:瞎说!童年怎么没什么可回忆的!那么多的童年游戏,那么多的童年玩具,随便写写都是一篇文章,不要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了!

学生们还是哭丧着脸,一个胆子大一点地站起来说:老师,我们真的没有多少游戏可写的,丢手绢之类的不好写也太普通。我们的童年除了看电视就是玩电脑

猛然醒悟,是啊,我什么时候见儿子玩过什么游戏?自己动手做过玩具?自从搬进小区之后,本就少得可怜的玩伴几乎就没有了。每天不是坐在电视机前就是在电脑前。活脱脱一个开朗、好动的孩子变得内向、不爱交流。至于玩具,全都是买的。

记得我们小时候,那是一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。可是,我们照样玩得不亦乐乎。没有玩具,自己做,沙包、毽子、铁环,可是样样在行。要不就是就地取材,自创游戏,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直到现在,还对那些游戏念念不忘。

柿子成熟的季节,是我们孩子最快乐的时候,倒不是为了吃那甜甜的柿子,而是巴望着柿子核。有时,为了得到柿子核,不惜在大人身后跟上一整天,就等着他吃了柿子,好把那核取过来作为玩具。手中柿子核多的孩子,往往是大家眼中的宠儿。谁都想拉他一起游戏,目的就是把他的柿子核赢过来。

在比赛时,要找一块平整的地儿,最好是有台阶的,这样人好蹲下来。于是,阶前头就成了我们的首选。一众孩子一字在台阶前排开,把柿子核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台阶上,人蹲在它前面,伸出右手,手掌伸直,对准柿子核用力往前一推,核被推得越远越好。推得最远的,就是赢家。作为战利品,他可以拿走所有比他推得近的核。看到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赢了大家的柿子核时的得意样,我常常是恨得牙痒痒,发誓下次一定用尽全力去推那柿子核,却常常事与愿违。力气用得太大了,方向不对,常常是手都肿了,核却没被推出多远。这才明白,原来,玩这个也不是靠蛮力的,是需要技巧的。

也许,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大学。今天想来,我几乎所有的优点:好强、节俭、善于与人合作,都是儿时培养出来的。

我敢断定,我在童年中所学到的技能,绝不会比今天的孩子在培训班里学到的本领少。今天的孩子学游泳,我们那时可是在小河里摸鱼、摸虾的;今天的孩子学射击,我们那时可是打瓦片、打水漂的高手。今天的孩子

如果说我们那时的游戏是真刀真枪的实战的话,那么今天的孩子玩得充其量不过是模拟的演习。哪种收获更多,尽在不言中!

也许,现在孩子们的童年也有别样的精彩。可是,如果童年是没有回忆的,或者,回忆里除了电脑游戏就是电视剧情,那么,精彩的背后又该是多么难言的悲哀啊!

大人也过儿童节

彭小青

六一儿童节,我突发奇想,我们大人也该过过自己的儿童节,微信给初中同学发出去:亲爱的同学们,白天我们在家陪儿童,晚上我们过自己的儿童节去!

晚上,七八个同学在一茶座聚餐。一见面就很开心,仿佛正在年少的时光里。我们聊渐行渐远的童年。我想起那时我们玩过家家,找几片破瓦砾作盘子,寻一方平整大石为餐桌,拔几丛野草,我们把撕碎的橘子皮和废弃的算盘子串起来跳方格。我们在山坡上遍寻野草莓,把它连同嫩枝掐下来插在斗笠上。我们在稻田里捉泥鳅,那些泥鳅滑溜得很,绝不是现在的孩子们在玩农家乐时,故意散在水池里让他们捉的那些死恢恢的泥鳅。而在我看来,现在孩子们的童年就不算童年了,大人倾其心智,也只能在儿童节这天陪一下,再给他们来点成人式的快乐,吃一顿奢华的大餐。

我们也聊工作上的苦恼和压力。现在在有工作单位的人,个个工作繁忙,压力大。在座有一同学星期天单位也上班。我是一教师,社会上对教师期望值太高,令我们高处不胜寒,其实我们只是一些食人间烟火的凡人,教学工作,班主任工作,家庭一堆的家务事,如果还加上一个读初三的孩子,再被一个班50个八九岁精力旺盛的孩子倒腾得软塌塌的,说实在的,孔子的因材施教简直就是一场华贵的宴会,赴不起了,恨不得把他们像年糕一样捣成一个模子全部做成听话的乖宝宝状。

我们也聊父母。母亲知道我忙,平时从不邀我回去。就是在过年过节时,她会喜滋滋地打来电话,而我往往是被她话筒里快乐的声音感染,脑子一热,一激动就答应了她,过后又想起一大堆事,又反悔了,再电话打过去取消。现在,她邀我回去,即使我是真要回去的,她也是不信了。她还没放下话筒,自己马上会转口说:你这个囡儿鬼,你说不准的!在母亲那里,我成了天底下最不守信用的人!但是她从不责怪我。

正聊着,又过来一同学。他是瑞安一所中学校长,他的心情有点小纠结,一坐下来就嫌青岛啤酒太水味,不够力。他说,来几瓶喜力。连喝了几杯酒,他有点沉重地说:现在走到哪里,都说校长开房,教师辱童事件。在我们同学心目中,他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的人,平日里,他是很不耻这种行为的。事实上,像他,以及瑞安很多校长,他们都是正直高尚的人,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任劳任怨,不图回报,但是网络和铺天盖地的舆论不断地刺痛着他们的心灵。

成人世界的内容越来越多,各种各样的压力,工作的繁重,孩子得教育,父母要孝敬,我们活得越来越累,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儿童的心态。在渐渐老去的时光里,我们要学会活得像个孩子,像孩童一样地生活,放下压力,可以像孩子一样童言无忌,可以让自己很多时候,心灵变得简单,甚至可以简单到就像瑜伽状态里的那样,杂念停止,只有维持生命的简单呼吸。

电话

: 65818090

电子邮箱

: 941222480@qq.com